

留住本性与真趣

——我读丰子恺之三

◎宋生贵

我在《为儿女写真述怀》一文收尾处画了句号之后，觉得这个话题仍意犹未尽。的确，丰子恺先生为孩子画画、作文，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显得非同一般，在他的艺术世界中具有特殊的意义，大有可玩味之处。

写《为儿女写真述怀》之前，我是把那些相关的作品摊开了（或曰翻开了）“品”，在写之中是在比较中“评”，而此文写完后，则继而引发我合上作品来“想”——亦即掩卷细思。这一开一合，似有些“入乎其内”与“出乎其外”（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语）的意味。所谓“入乎其内”，即通过翻开画册、打开文集，逐一品鉴丰子恺先生为儿女所画的画与所作的文，并因此而走进了阿宝（长女陈宝）的童年，走进了软软（次女林先）的童年，走进了瞻瞻（长子华瞻）的童年，走进了恩狗（幼子新叔）的童年……看他们游戏，听他们欢笑，惊异他们的奇思妙想，真的是“设身处地”。在那特定的情境中，我们自己仿佛也回到了童年，洗去浮尘，心中似乎纯洁了许多。这是受了一个一个的孩子们的感染，是具体的、个性化的。所谓“出乎其外”，即是文章收尾了，画册和文集合上了，与阿宝、软软、瞻瞻、恩狗他们隔开了距离，我也告别了与他们同在的那段“童年”。他们还在他们的世界，而我则已然回到了当下。

我放下手中的笔，起身走到窗前伸展展臂，仅一刹那间，对面林立的高楼与街面上不绝的车流声，同时夺目与袭耳。这反差太大了，我又回到书桌前，意欲接续前一刻的宁静。静坐少顷，那些孩子们在我脑海里再次生动活泼地出现，先是一个一个的阿宝、软软、瞻瞻、恩狗，紧接着逐渐增多，以至似有无数个阿宝、软软、瞻瞻、恩狗们活跃起来，使我的脑海里全成了他们的世界！我也似乎再次回到了童年——我不仅很欣慰有这样的感觉，而且因此而心生乐观与自信——自信自己的心还没有彻底老化，还有柔软的地方，能被孩子们的小手叩动，被孩子们的纯真所感化！

这也正是我在本文开头所说“意犹未尽”的原因。因为这感化，使我对丰子恺先生的为儿女画画、作文，有了新的体会，新的想法。这所谓新的体会与想法就是：单独看那一件一件的作品，他的笔端是画自己的儿女，写自己的儿女；扩大了想，则可知其情怀中则自然地包含了“普天之下”的儿童，其作品的感染力便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。正如黑格尔所说的“这一个”。他笔下的阿宝、软软、瞻瞻、恩狗等，既是个别的，各有其神态情趣，各有其状貌言行，同时也是一般的，用丰子恺先生的话说，就是“孩子们的活的天真”“孩子们的世界的广大”（丰子恺《谈自己的画》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丰子恺先生从描摹“儿女相”开始的““舐犊情深”的表现”（《<子恺漫画选>自序》），事实上是创造了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。

我们接下来似乎有必要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。一是丰子恺先生为什么要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？二是为什么丰子恺先生能够创造出属于儿童的世界？这两个问题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往宽了展，往深了究，是需要做一篇大文章的，我们这里只谈一些体会性的认识。

关于“为什么要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”，我以为可以从丰子恺先生自己的表述中获得启示。所以，我们还是先摘录他的几句话来读读：

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。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。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。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，除了本能以外，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。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，动辄描摹。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，最年长的不过九岁，所以我对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，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——普天下的孩子们——的关心与悬念。（摘自散文《儿女》）

我作漫画由被动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，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。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。尤其是那时，我初尝世味，看了所谓“社会”里的虚伪矜忿之状，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，只有儿童天真烂漫，人格完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”。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，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。（摘自《漫画创作二十年》）

我在世间，永没有逢到像你们那样出肺肝相示的人。世间的人群结合，永没有像你们那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……

但是，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，现实终于要暴露的。这是我经验过的情形，也是大人们谁也经历过的情形。我眼看见儿时的伙伴中的英雄，好汉，一个个退缩，顺从，妥协，屈服起来，到像绵羊的地步。我自己也是如此。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，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！

我的孩子们！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，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册子里。（摘自《给我的孩子们》）

以上三段话，分别摘自丰子恺先生的三篇文章。类似表述，在他的别的散文（随笔）与创作谈中，也可以读到，由此足见他在此方面体会深切，也足见与他的艺术创作之间关系之重大。

我以为，丰子恺先生的这些表述，即在说明，他为什么要为儿童另行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。如果再做一点概括的话，那就是：儿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天真，纯粹，自然，“人格完整”；可是，这个时代是很短暂的，倏忽而过，这是任何人都没有例外，而且是不可能改变的；告别儿童的“黄金时代”，便意味着逐渐走向成人，而“成人大都已失本性”“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惑，都忘记人生的根本”（丰子恺《谈自己的画》），变得“退缩，顺从，妥协，屈服”甚至“虚伪”“冷酷”，“是何等可悲的事啊！”（《送阿宝出黄金时代》）如此而往，是丰子恺先生最为惋惜与可惜的。所幸的是，他可以发挥自己的艺术感兴与艺术才情，利用手中的笔，自由无碍地创造出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，在这个“世界”里，把儿童的本性与真趣留住。

接着我们来看“为什么丰子恺先生能够创造出

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”。丰子恺先生笔下的儿童世界是他独有的，也是他整个艺术世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。当我们向丰子恺走近，对他有了较为全面而内在的了解与认识之后，就会说：他画出这样的画，写出这样的文章——为儿童创造出这样的艺术世界，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对此，我以为以如下两点，便足以说明之。其一，是因他对孩子的爱和理解；其二，是他本人的心性使然。

丰子恺先生在其《<子恺漫画选>自序》中写到：“无疑，这些点的本身是琐屑卑微，不足道的。只是有一句话可以告诉读者：我对于我的描画对象是‘热爱’的，是‘亲近’的，是深入‘理解’的，是‘设身处地’地体验的。”“进一步说，我常常‘设身处地’地体验孩子们的生活；换一句话说，我常常自己变了儿童而观察儿童。”由于真情地“热爱”和“亲近”，由于“设身处地”地体验，使他深深地体会了孩子们的心理，“发现了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”（《<子恺漫画选>自序》）。他将这独到的发现和深深的爱心一同付诸笔端，即有了那出神入化的儿童的艺术世界。

最后，再说说这儿童的艺术世界与丰子恺先生的心性间的关系。丰子恺先生是一个心存善意，怀有博大爱心的人。他“对于万物有丰富的爱”（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《读<缘缘堂随笔>》）。这是他做人的本心，或曰心性特点——一个人最根本的东西。因心存善念，他总希望人世间多一些同情，多一些关怀，并对所有生命予以平等相待，包括一虫一草；因为怀有爱心，他更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些“热爱”，多一些真诚，多一些“理解”，并能多替他人着想，包括将自己“变了儿童”替儿童想。这样的心性特点，与天真无邪的儿童心理世界有无缘之合。因此之故，他能理解孩子们随心所欲地提出的一切愿望和要求。譬如：“房子屋顶可以要求拆走，以便看飞机；眠床里可以要求生花草，飞蝴蝶，以便游玩；凳子可以穿鞋子；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；亲兄妹可以去做新官人和新娘子；天上的月亮可以要它下来……”（《<子恺漫画选>自序》）因为他能理解这些“愿望和要求”——在儿童的心里和眼里，没有“不可能”三个字，所以在笔下表现得十分自如。这样的创作，在成人的现实生活的逻辑中，或许显得不合理，但却可以是儿童艺术世界中的上品佳作，细细品味，趣味别致！——如若品味这些作品的读者也能将自己“变了儿童”，想必更易为这纯情美趣所感动。



（本文图片为丰子恺漫画作品）

大隐于野

——读西北散文家崔子美

◎刘志成

崔子美先生的散文选集，是一部饱含着真感受、真性情、真思想、真精神的散文选集。他一直扎根基层，刻苦创作，是西部散文创作队伍中的虎将之一。他的散文有着黄土高原的浑厚，西部山川的粗犷，朗月秋水的委婉。他写景咏物，不单表现风花雪月，而是扩展散文的表现领域，笔调活泼，融情于景，抓住了事物本真，把散文以最完美最成熟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崔子美先生以埋藏在城乡背后的声音和岁月深处的秘密为内容，发掘所蕴藏的价值进行意境构建，处处彰显着西部独有的沧桑与胸怀。出生于苍凉的黄土高原，经历跌宕起伏的时事变迁，饱受无情岁月的磨砺，使他的文笔更加朴实沉稳。不论是笔尖流露出的情感，还是深刻的思想维度，都能体现出他对这片土地深挚的热爱。尤为代表的有长篇小说《三水上》以及《洛河峡谷》《羊皮扇鼓》《大西北散章》等作品，让人不禁对这片土地生出辽远的敬畏。

面对岁月流转和世相百态，崔子美笔触间的忧伤叙述、真情毕露的记忆、美丑分明的尖锐，伴随着那些回荡心间的哀叹之声，努力捕捉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的命运，无疑是悦动在笔尖的力道，源自心的赤诚和内在良知。通过作品去仔细品读，他瞩望世界的目光是忧郁的，善恶有别，泾渭清晰，没有附和与媚俗，所以在文学圈子里显得孤独而又特立独行。

文学是文字的修为，文学是想象的天空，文学是梦想的家园。崔子美的散文赋予了读者善于发现美的眼睛，对人们的“三观”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云泥对照。他的《天空与大地之间》《父母长眠的地方》《与命运抗争》等等散文，直面远去的疼痛，选择了牢记和反思，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勾述出来，给人凛冽般的清醒和凤铃般的脆响，使读者透过文字得以思考和领悟。尽管人们都在蹉跎的现实而努力，心灵依



◎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

◎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，一旦离开人民，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、无病的呻吟、无魂的躯壳

◎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，但一定要脚踏坚实的大地

◎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、春季里的清风一样

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

◎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，花拳绣腿不行，投机取巧不行，沽名钓誉不行，自我炒作不行，“大花轿，人抬人”也不行

◎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，不要沾满了铜臭气

◎文艺批评就要褒贬贬劣、激浊扬清，像鲁迅所说的那样，批评家要做“剜烂苹果”的工作，“把烂的剜掉，把好的留下来吃”



电影《抵达之谜》——

回望青春

◎王珉

随着影院复工，院线定档电影越来越多，一大波高质量影片重映，也有《妙先生》《抵达之谜》等新片上映。《抵达之谜》是李现还没有成名之前2015年拍的电影，那时候的李现才24岁，留着寸头整体瘦高又有力量。该片由FIRST青年电影展创办者宋文执导，7月31日上映，已经连续两天夺得单日票房冠军，累积票房超1500万。可惜专业网站评分却不高，口碑呈现严重两极分化。

这部表达成长反思的电影故事开始于20年前，主角有赵小龙（李现饰演）、方圆、大四、三皮四兄弟，和一位名为冬冬的漂亮少女。赵小龙和方圆都爱着冬冬，但冬冬只爱小龙。两人没有正式表白过，但从欲言又止的眼神中，能听见怦然心动的声音。

因为一起“偷轮胎汽油卖钱”的事件，小龙四兄弟惹上大麻烦，不仅被对方用扳手打得浑身是血，甚至冬冬也因此失踪。20年的时光，并没有让小龙放弃寻找冬冬失踪案的真相。四位好兄弟长大后，命运依旧纠缠在一起，当真相揭开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变成伪善的大人。

很多观众将映后评分低归咎于李现，其实并不公平。李现凭借高分剧情片《万箭穿心》中的儿子形象出道，先后出演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《法医秦明》《河神》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等多部作品，2019年夏天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中韩商言一角更是将甜蜜偶像剧推向高点。该片《抵达之谜》李现完成从青涩学生到中年男人的超难跨度，把青年时的莽撞和中年男人的无奈认命，通过寻找冬冬的过程和盘托出。尤其是影片高潮时，赵小龙在车内的无声哭泣，知道一切真相，却只能放大四回家的做法，让人心凉，一切都回不去了，唯有沉默隐瞒真相。

事实上，映后评分低的真正原因，在于影片的定位和叙事，优缺点都十分明显。优点集中于风格强烈的影像，和细腻的情感。摄影方面，有长镜头和手摇镜头。而画面的呈现像极了电影《后来》，黑白是回忆，彩色是现实。诸如《后来》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《同桌的你》等，这些华语电影中的校园题材，带着回忆性性赚了票房。它们都是从情感层面出发，《抵达之谜》同样如此，小龙在爱情和友情之间苦苦挣扎。影片中不断出现“你还要找啊？肯定要找！”的询问，见证着小龙的坚持。

另一方面，方圆、大四、三皮对于冬冬失踪案的回忆，三人各不相同，只记住对自己有利的线索，其实三人和该案都脱不了干系。当最后真相揭晓时，透露出张爱玲式的苍凉感：兄弟情变得丑陋不堪。小龙去看望监狱中的大四，才意外得知东东失踪案的真相，东东因为大四一句“不要脸”，打了大四一巴掌，却被大四还手打入水中。小龙猛地伸出头拉着大四领子，要打他，却被狱警拉住，双方泪流满面。

以上都是《抵达之谜》的优点，而缺点也很明显，有三处硬伤。首先是叙事节奏慢剧情拖沓，电影初始前3分钟，全都是琐碎的生活化镜头。而最后，小龙知晓真相后和三兄弟争吵，各种争吵决裂缓慢，使得观影体验较为冗长。其次，是爱情、友情、悬疑、青春、成长多元

然需要文学的滋养和慰藉，他的《砵畔上的人儿瞭大路》《瑞雪红彩子》《大高粱记》给了读者艰辛未来的方向，通过黄土地上的百姓人家的真实生存，人应该活得真犷又热烈，既挽留岁月，又尊重着遗憾。那些站在砵畔上目送亲人远去的背影，一瞬间就刺穿人们柔软的心域，在有限的生命行程里总是环套着无法摆脱的生离死别。

几十年的默默耕耘，日积月累，他创作出了不少绝佳篇目，比如《清明时节》《马头山鸟语》《张渠秋色》《把心放飞在雪中》《徒步黄山》等千字散文，语言唯美、隽永别致、意境悠远，屡屡受到青年人的喜爱，选为朗读和背诵作品。他的散文取材广泛自由，不受时空限制。文章境界高深，辞藻朴素，有着别具一格的乡土文学特征。钟敬文先生曾说过“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”。崔子美的散文便是此类，朴素中蕴含着真诚，真诚中弥散着高远，高远中内蕴着哲学。他的散文语言节奏鲜明，注重散文化调和艺术价值。抒情上不仅有真切的个人情感，还抒写时代的大情感，把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，通过状物、记人、写景等方式勾勒得阳春白雪。从他的作品中可读出世态百相，人情冷暖，纷杂流年，以及敢于表达的思想棱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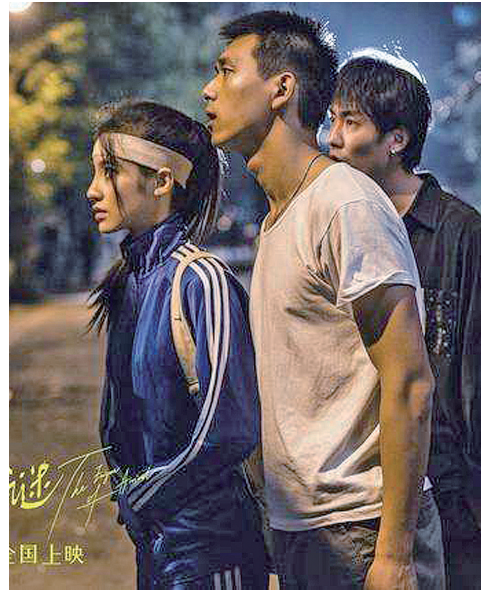
许多年来，每读崔子美的散文作品，都会有耐人寻味的感觉，笔锋惟妙惟肖，风格诚实硬朗，这是很多散文家可望而不可及的。他不仅是时下西部散文创作的中坚，更是大隐于野的散文方家。



素齐聚却没有重点。最关键的是，故事中有悬念，但却使用碎片化剪辑+旁白叙事的表现手法，因此情感不够动人，视觉冲击力也不明显。

今天我们通过电影《抵达之谜》，欣赏长江边的这座小城市，看起来像是武汉这座英雄城市。开篇旁白“天阴的时候我看江水是红的”，主演李现和一群人一起泼水玩，带着长江畔男人的气魄。事实上，早在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之前，就有很多电影中出现过武汉的身影：《万箭穿心》《生活秀》《浮城谜事》《人在囧途》《最好的我们》《失孤》《黄金时代》《全城通缉》……甚至连《麦兜响当当》这样的动画片，也有武汉的场景。除了电影制作与电影产业发展，武汉一直以来都是电影取景圣地。作为长江和汉水的交汇之地，再加上古老的市井文化和渡口文化，淳朴磅礴的三峡视觉艺术和电影相得益彰。

第六代导演也偏爱武汉这座城市，王小帅的《扁担姑娘》、娄烨的《颐和园》和《浮城谜事》、张元的《达达》、王超的《江城夏日》，这些电影都是在武汉拍摄，王小帅还曾经在武汉生活过。第六代导演偏爱武汉，是因为这座城市在视觉和文化上都具备独特的气质，符合导演的时代心态。而武汉这座城市也能让角色活起来，武汉灰蒙蒙的城市色彩以及拍摄出来画面上粗糙的颗粒质感，都能映照出现实感。近年来《失孤》《万箭穿心》《全城通缉》《黄金时代》等口碑电影也都是在武汉拍摄，不仅是江城散发出的独特视觉气质，还在于江城为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，它一直以来都是湖北电影的中坚力量。



《抵达之谜》剧照。

